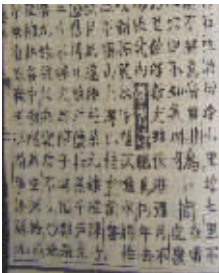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琼台志》关于蔡九娘的记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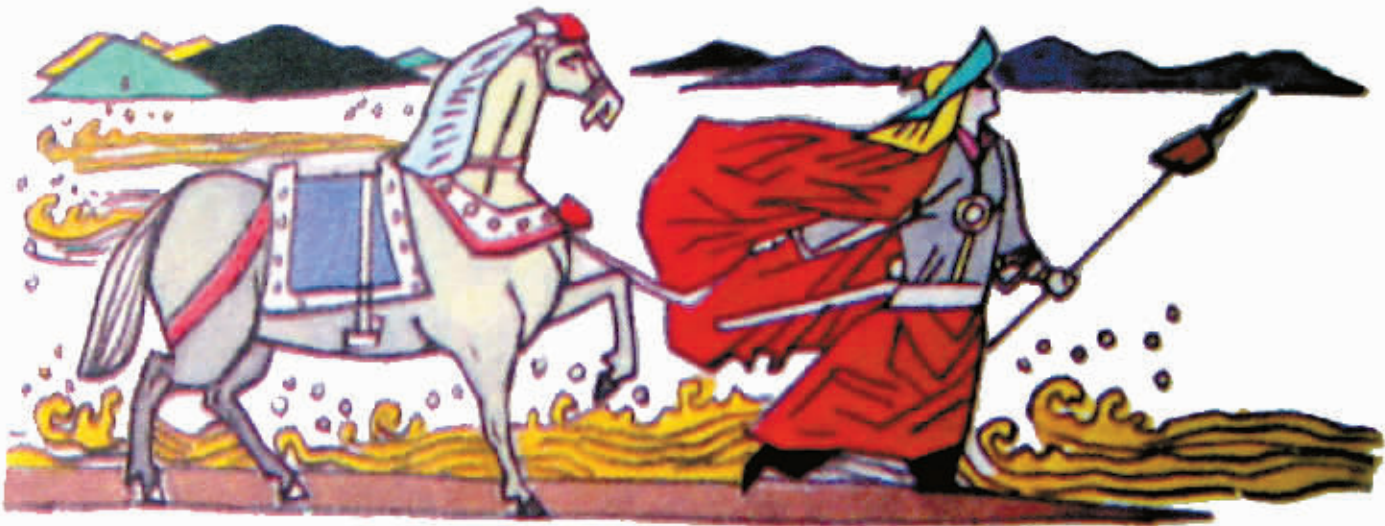


史书记载,琼州多女杰,义勇数九娘。民间盛行,叠里蔡九娘,海南花木兰。

明唐胄正德《琼台志·卷四十》记载:蔡九娘,琼山县仁政乡叠里村人,黎兵千户所总管蔡克宪的长女。史称,九娘天生丽质,知书识礼,勇略过人,闺阁所无。贼寇围村,万分危急,九娘统率千户所兵,奋起抗击,守土保家,书写了海南巾帼传奇。

海南『花木兰』蔡九娘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

蔡九娘夺马匹逃出重围。

幼年丧父灾变起 脱下罗裳御所兵

黎兵千户所是元朝特别设立的军事组织,掌屯田,兼管民兵、黎峒,直接受黎兵万户府统辖,隶属于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宣慰司都元帅府。元统二年(1334),琼州有千户所 13 处,仁政千户所毗邻南建州州治(今定安),是琼州千户府中举足轻重的一处。

明唐胄正德《琼台志·卷四十》记载:蔡九娘,琼山县仁政乡叠里村人,黎兵千户所总管蔡克宪的长女。按元朝官署设置,千户所总管官居正五品,领所兵 1000 人,管屯户 500 家,位置十分显要。千户所是世袭爵禄,父可传子,子可传孙。

九娘 11 岁那年,父亲不幸去世,家庭灾变迭起。《琼南叠里族谱序》记载:九娘幼年丧父,宗族中有人欲谋袭职,诬陷九娘为子瑚之党翼,因此宗亲惨遭横祸,叔父及两兄弟冤死于乾宁狱中……作为幸存者,九娘擦干眼泪,在内忧外患之中服侍老人,抚养弱小,卓然挺立,年过 30 仍守字闺中。

海南名贤王佐在《鸡肋集》中说:父亲早亡,弟弟年幼,作为大姐,九娘深为家庭前景担忧。她脱下罗裳,换着戎装,自任总管,统御所兵,厉兵秣马,日夜操劳。就这样,九娘一边抗敌御侮,一边教诲幼弟,岁月悄然流逝,不知不觉间,青春少女成了老姑娘。

这是海南历史上的伟大壮举。蔡九娘,无愧是琼州穆桂英,海南花木兰。那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,那是族权至上的宗族社会。一个闺阁女子,居然在老族长的眼皮下膺任要职,竟然在大男子的棍棒前舞刀弄枪,公然代父发号施令,而且气壮山河,闻名遐迩。可想而知,蔡九娘不知经受多少痛苦煎熬,不知承受多大精神压力。

飘飘九娘真奇哉 凭险守敌抗东寇

那是历史上元朝皇族互相残杀的动荡时期,几十年间气数耗尽。苟延残喘的最后 25 年,元朝 8 位皇帝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王室贵族争权夺位,互相残杀;地方贼寇劫掠侵扰,鸡犬不宁;四面八方农民起义,风起云涌。为解救困苦之中的乡亲,蔡九娘不顾个人安危,领兵抗敌。元顺帝至正年间(1341~1368),东寇陈子瑚趁元朝政权风雨飘摇,悍然兴兵作乱,官匪里应外合,攻下了乾宁安抚司,占领了府城重地,控制了城郊乡村。

陈子瑚早就覬觎叠里,他得知蔡九娘天姿国色,垂涎已久,这回有了可乘之机。子瑚攻陷乾宁安抚司之后,立即挥兵南下,围攻叠里,指名道姓要九娘作陪房。郡志记载:九娘守寨,内无粮草,外无救兵,抵抗月余,子瑚损兵折将,屡次进攻,叠里岿然不动。

古时叠里,即今天的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东潭村委会,今尚存汉珠崖郡治的遗址。当年,那里地形险要,那是一处进可以攻,退可以守的军事要地。现在仍然残存的古城墙遗址及相当罕见的练武石——重可盈吨、状如齿轮的圆石盘。那令军事训练专家叹为观止的军训器材,见证了史上叠里的防御历史。正是这等军事环境,加上九娘的大智大勇,故能凭险坚守。

然而,以一千户所区区老弱兵卒,抗拒新破郡城的凶

狠贼寇,实在难为蔡九娘和叠里父老乡亲。眼看相持日久,贼势愈凶,攻打愈急,千户所兵伤亡惨重,渐渐力不能支,九娘考虑再三,毅然告诀乡人:“贼人新得郡城,不守而来,是为我也,我死则祸息矣!”

好一个蔡九娘,她捎话陈子瑚,说有本事到铺锦谷决一死战。铺锦谷,山林茂密,洞穴复杂,岩石嶙峋,道路崎岖,云遮雾绕,幽邃险绝,人人其中,踪迹渺然。子瑚驱兵追赶,不见形影,怒不可遏,纵火焚烧,九娘死于岩中。

大义凛然真九娘 戏弄贼寇巧周旋

九娘之死,坊间流传有不同说法。据郡志记载,九娘大义凛然,不屈不挠,一代烈女,风范长存。然而,野史记载,九娘被执,骂不绝口,不屈而死。

还有另说,九娘义不受辱,投螺蛳井而死。螺蛳井,即东潭村委会儒和村田螺井,号称“广东第一深井”。

可是,蔡氏宗亲却不同意这一说法,他们出示的《琼南叠里族谱序》序文记载:东寇陈子瑚久闻九娘姿色甚美,且为武都千户侯之女,也禄、申甫之小姑,遂领兵攻掠叠里,围困月余,久攻不下,贼寇心虚,子瑚恐久必生变,便四处放风,如不得九娘,当夷平叠里,鸡犬不留。贼寇心狠手辣,恐吓族人,大有不得九娘誓不罢休之势。

贼寇肆虐之时,九娘之妹身陷城中,面对贼子陈子瑚和主薄丘田的淫威,守身如玉,不屈而死。惨遭峻变,内外交困,国仇家恨,泣血锥心,蔡九娘与贼寇不共戴天。可是,贼势甚炽,攻势甚急,据守日久,力难退敌。于是,九娘心生一计,召集乡众,泣告父老曰:“若因我一人而害及乡邻,则我生不如死。九娘决不从贼,今欲单兵赴会,与贼周旋,愿父老勿以我为念。”于是,脱去戎装,身着罗裙,薄施粉黛,设席垂簾,与子瑚相会。

《琼南叠里族谱序》中的记载,还世人一个真实的蔡九娘,一个海南花木兰的英雄形象。九娘真不愧为琼州烈女,统领父兵守土保乡,力敌攻破郡城之贼,固守月余,屡挫贼锋,智勇双全。及至弹尽粮绝,兵马疲惫,九娘大义凛



蔡九娘故乡叠里古道。

然,舍生忘死,保护乡亲。

闻道九娘愿意归附,罢兵设宴,鼓乐相迎,子瑚受宠若惊,急忙赴会。及至坐定,九娘对子瑚说:“你我要求结夫妇,必须和颜悦色,和睦相处,商定日期,明媒正娶。那有陈兵围困,武力胁迫,逼人成亲的道理?”贼寇觉得此言有理,又见簾中佳人,美若天仙,艳若云霞,早已魂飞魄散。子瑚色目迷离,花言巧语,连忙赔罪。九娘也无多话,淡然一笑,以手致意,表示让座,吩咐置酒。没多久,席开百宴,酒斟千盅,觥筹交错,酒酣耳热。

见蔡九娘“回心转意”,陈子瑚喜不自胜,马上传令,犒劳兵勇,一起入席。由于连日攻伐,鞍马劳顿,贼兵见嘉肴盘满钵满,早已急不及待。听得主帅有令,一个个饕餮放横,虎视鹰瞵。贼头陈子瑚又何尝不是如此!面对美人佳酿,他踌躇满志,更何况九娘娇态妩媚,频频劝酒,曲意逢迎,一再举杯,与之对酌。子瑚见状,也就开怀酣饮,不一会便烂醉如泥,其他贼兵贼将也东倒西歪。见有机可乘,九娘借故离席,夺得马匹,逃出重围。

及至酒气散去,朦胧醒来,不见九娘,子瑚大呼上当,顿时恼羞成怒。回看那些平日里跟随鞍前马后的贼兵仍醉卧未醒,大骂酒囊饭桶,坏了大事。子瑚拷问叠里父老,迫他们带路,驱赶那些酒肉兵迫拿九娘。可是,穿村越寨,一路前行,直至进入深山,哪里还见人影?及至太阳西斜,暮色渐浓,只见一处峡谷洞口,外面有一双绣花鞋,贼兵深知九娘功夫十分了得,没人胆敢贸然入洞,便捡柴堆草,纵火烧谷,放烟熏洞。折腾好久,并不见蔡九娘踪影,陈子瑚贼心不死,又强迫士兵燃起火把,前前后后搜查一遍,并无蛛丝马迹。

陈子瑚追悔不已,懊恼万分,便题诗于洞壁,诗云:“酒不醉人人自醉,花不迷人入自迷。马蹄至此空归去,不是花迷是酒迷。”强盗迷花迷酒,贼兵悻悻而归。一夕歹徒,坏事做尽,天怒人怨。《琼州府志》载,“陷于郡城”的张贤、张德两兄弟乘机“潜结义旅……平暴安民,郡城恢复,本道都元帅陈乾富上达其事”。最后是陈子瑚被执,死于非命。

为问桃源路何在 水山苍翠绿痕苔

据蔡氏父老世代相传,说九娘仙洞就在铺锦谷。其时,九娘逃入铺锦谷,自料贼兵必追赶至此,便“金蝉脱壳”,将换下的绣鞋丢弃于洞口诱敌,陈子瑚果然中计。那时,蔡九娘手握硬弓,潜伏于洞口上方,仇人相见,分外眼红,惜乎树枝藤萝阻挡,无法发箭。

时移世易,沧海桑田。问当今蔡氏老人,何处是铺锦谷?老人无言,叠里无语,遍询十乡九村,竟无具体所指。转念一想,已经时隔 600 多年,谁还能指认具体处所呢?其实,九娘仙洞就在九娘的家乡叠里,就在那青山绿水绿树茂林之中。几世几年之后的今日,那里仍然飘荡九娘不屈的英魂。

九娘仍然活在海南人民的心里,蔡家父老向笔者出示了蔡氏前贤《题赠蔡九娘》七律诗一首,诗云:

飘飘九娘真奇哉,紫陌红尘一簾开。

日月壶中晓妆镜,树云洞里整梳台。

樊姬尚侣妹家去,何女应唤姐年来。

为问桃源路何在,水山苍翠绿痕苔。